

<<大麦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大麦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1151211

10位ISBN编号：7301151217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北京大学

作者：曹文轩

页数：13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大麦地>>

内容概要

而人类是不能没有仪式感的。

仪式感纯洁和圣化了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在那些玩世不恭、只知游戏的轻浮与浅薄的时代，有了一分严肃，一分崇高。

于是，人类社会有了质量。

这是口语化的时代，而这口语的质量又相当低下。

恶俗的口语，已成为时尚，这大概不是一件好事。

优质的民族语言，当然包括口语。

口语的优质，是与书面语的悄然进入密切相关的。

而这其中，朗读是将书面语的因素转入口语，从而使口语的品质得以提高的很重要的一环。

朗读着，朗读着，优美的书面语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口语，从而提升了口语的质量。

朗读是体会民族语言之优美的重要途径。

汉语的音乐性、汉语的特有声调，所有这一切，都使得汉语成为一种在声音上优美绝伦的语言。

朗读既可以帮助学生们加深对文本的理解，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感受我们民族语言的声音之美，从而培养他们对母语的亲近感。

朗读还有一大好处，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淘汰那些损伤精神和心智的末流作品。

<<大麦地>>

作者简介

曹文轩，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。

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北京作协副主席，北京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主要文学作品集有《红葫芦》、《甜橙树》等。

长篇小说有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、《草房子》、《红瓦》、《根鸟》、《细米》、《青铜葵花》、《天瓢》、《大王书》等。

《

<<大麦地>>

书籍目录

大麦地 水与芦苇的缠绵 烟村葵花田 地上的太阳 最后的盛开哭泣的火焰 一头驴子 鬼舞红纱灯 天鹅
红色的河流瞭望塔柠檬蝶水下有座城 金色马车风哥哥

<<大麦地>>

章节摘录

大麦地 七岁女孩葵花走向大河边时，雨季已经结束，多日不见的阳光，正像清澈的流水一样，哗啦啦漫泻于天空。

一直低垂而阴沉的天空，忽然飘飘然扶摇直上，变得高远而明亮。

草是潮湿的，花是潮湿的，风车是潮湿的，房屋是潮湿的，牛是潮湿的，鸟是潮湿的……世界万物都还是潮湿的。

葵花穿过潮湿的空气，不一会儿，从头到脚都潮湿了。

她的头发本来就不浓密，潮湿后，薄薄地粘在头皮上，人显得更清瘦，而那张有点儿苍白的小脸，却因为潮湿，倒显得比往日要有生气。

一路的草，叶叶挂着水珠。

她的裤管很快就被打湿了。

路很泥泞，她的鞋几次被粘住后，索性脱下，一手抓了一只，光着脚丫子，走在凉丝丝的烂泥里。

经过一棵枫树下，正有一阵轻风吹过，摇落许多水珠，有几颗落进她的脖子里，她一激灵，不禁缩起脖子，然后仰起面孔，朝头上的枝叶望去，只见那叶子，一片片皆被连日的雨水洗得一尘不染，油亮亮的，让人心里很喜欢。

不远处的大河，正用流水声吸引着她。

她离开那棵枫树，向河边跑去。

她几乎天天要跑到大河边，因为河那边有一个村庄。

那个村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：大麦地。

大河这边，就葵花一个孩子。

葵花很孤独，是那种一只鸟拥有万里天空而却看不见另外任何一只鸟的孤独。

这只鸟在空阔的天空下飞翔着，只听见翅膀划过气流时发出的寂寞声。

苍苍茫茫，无边无际。

各种形状的云彩，浮动在它的四周。

有时，天空干脆光光溜溜，没有一丝痕迹，像巨大的青石板。

实在寂寞时，它偶尔会鸣叫一声，但这鸣叫声，直衬得天空更加的空阔，它的心更加的孤寂。

大河这边，原是一望无际的芦苇，现在也还是一望无际的芦苇。

那年的春天，一群白鹭受了惊动，从安静了无数个世纪的芦苇丛中呼啦啦飞起，然后在芦荡的上空盘旋，直盘旋到大麦地的上空，嘎嘎鸣叫，仿佛在告诉大麦地人什么。

它们没有再从它们飞起的地方落下去，因为那里有人——许多人。

许多陌生人，他们一个个看上去，与大麦地人有明显的区别。

他们是城里人。

他们要在这里盖房子、开荒种地、挖塘养鱼。

他们唱着歌，唱着城里人唱的歌，用城里的唱法唱。

歌声嘹亮，唱得大麦地人一个个竖起耳朵来听。

几个月过去，七八排青砖红瓦的房子，鲜鲜亮亮地出现在了芦荡里。

不久竖起一根高高的旗杆，那天早晨，一面红旗升上天空，犹如一团火，静静地燃烧在芦荡的上空。

这些人与大麦地人似乎有联系，似乎又没有联系，像另外一个品种的鸟群，不知从什么地方落脚到这里。

他们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大麦地人，大麦地人也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他们。

他们有自己的活动范围，有自己的话，有自己的活，干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。

白天干活，夜晚开会。

都到深夜了，大麦地人还能远远地看到这里依然亮着灯光。

四周一片黑暗，这些灯光星星点点，像江上、海上的渔火，很神秘。

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。

<<大麦地>>

不久，大麦地的人对它就有了称呼：五七干校。

后来，他们就“干校干校”地叫着：“你们家那群鸭子，游到干校那边了。”

“你家的牛，吃了人家干校的庄稼，被人家扣了。”

“干校鱼塘里的鱼，已长到斤把重了。”

“今晚上，干校放电影。”

“……那时，在这片方圆三百里的芦荡地区，有好几所干校。”

那些人，都来自于一些大城市。

有些大城市甚至离这里很远。

也不全都是干部，还有作家、艺术家。

他们主要是劳动。

大麦地人对什么叫干校、为什么要有干校，一知半解。

他们不想弄明白，也弄不明白。

这些人的到来，似乎并没有给大麦地带来什么不利的东西，倒使大麦地的生活变得有意思了。

干校的人，有时到大麦地来走一走，孩子们见了，就纷纷跑过来，或站在巷子里傻呆呆地看着，或跟着这些人。

人家回头朝他们笑笑，他们就会忽地躲到草垛后面或大树后面。

干校的人觉得大麦地的孩子很有趣，也很可爱，就招招手，让他们过来。

胆大的就走出来，走上前去。

干校的人，就会伸出手，抚摸一下这个孩子的脑袋。

有时，干校的人还会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来。

那是大城市里的糖果，有很好看的糖纸。

孩子们吃完糖，舍不得将这些糖纸扔掉，抹平了，宝贝似的夹在课本里。

干校的人，有时还会从大麦地买走瓜果、蔬菜或是咸鸭蛋什么的。

大麦地的人，也去河那边转转，看看那边的人在繁殖鱼苗。

大麦地四周到处是水，有水就有鱼。

大麦地人不缺鱼。

他们当然不会想起去繁殖鱼苗。

他们也不会繁殖。

可是这些文文静静的城里人，却会繁殖鱼苗。

他们给鱼打针，打了针的鱼就很兴奋，在水池里撒欢一般闹腾。

雄鱼和雌鱼纠缠在一起，弄得水池里浪花飞溅。

等它们安静下来了，他们用网将雌鱼捉住。

那雌鱼已一肚子籽，肚皮圆鼓鼓的。

他们就用手轻轻地捋它的肚子。

那雌鱼好像肚子胀得受不了了，觉得捋得很舒服，就乖乖地由他们捋去。

捋出的籽放到一个翻着浪花的大水缸里。

先是无数亮晶晶的白点，在浪花里翻腾着翻腾着，就变成了无数亮晶晶的黑点。

过了几天，那亮晶晶的黑点，就变成了一尾一尾的小小的鱼苗。

这景象让大麦地的大人小孩看得目瞪口呆。

在大麦地人的心目中，干校的人是一些懂魔法的人。

干校让大麦地的孩子们感到好奇，还因为干校有一个小女孩。

他们全都知道她的名字：葵花。

这是一个乡下女孩的名字。

大麦地的孩子们不能理解：一个城里的女孩，怎么起了一个乡下女孩才会起的名字？这是一个长得干干净净的女孩。

这是一个文静而瘦弱的女孩。

这个女孩没有妈妈。

<<大麦地>>

她妈妈两年前得病死了。

爸爸要到干校，只好将她带在身边，一同从城市来到大麦地。

除了爸爸，她甚至没有一个亲戚，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孤儿。

爸爸无论走到哪，都得将她带在身边。

葵花还小，她不会去想像未来会有什么命运在等待着她、她与对岸的大麦地又会发生什么联系。

刚来的那些日子，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。

好大一个芦苇荡啊！

好像全部世界就是一个芦苇荡。

她个子矮，看不到远处，就张开双臂，要求爸爸将她抱起来。

爸爸弯腰将她抱起，举得高高的：“看看，有边吗？”——一眼望不到边。

那是初夏，芦苇已经长出长剑一般的叶子，满眼的绿。

爸爸曾经带她去看过大海。

她现在见到了另一片大海，一片翻动着绿色波涛的大海。

这片大海散发着好闻的清香。

她在城里吃过由芦苇叶裹的粽子，她记得这种清香。

但那清香只是淡淡的，哪里比得上她现在所闻到的。

清香带着水的湿气，包裹着她，她用鼻子用力嗅着。

“有边吗？”——她摇摇头。

起风了，芦苇荡好像忽然变成了战场，成千上万的武士，挥舞着绿色的长剑，在天空下有板有眼地劈杀起来，四下里发出沙拉沙拉的声音。

一群水鸟惊恐地飞上了天空。

葵花害怕了，双手搂紧了爸爸的脖子。

大芦苇荡，既吸引着葵花，也使她感到莫名的恐惧。

她总是一步不离地跟随着爸爸，生怕自己被芦苇荡吃掉似的，特别是大风天，四周的芦苇波涛汹涌地涌向天边，又从天边涌向干校时，她就会用手死死地抓住爸爸的手或是他的衣角，两只乌黑的眼睛，满是紧张。

然而，爸爸不能总陪着她。

爸爸到这里，是劳动的，并且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。

爸爸要割芦苇，要与很多人一起，将苇地变成良田，变成一方鱼塘。

天蒙蒙亮，芦苇荡里就会响起起床的号声。

那时，葵花还在梦中。

爸爸知道，当她醒来看不到他时，她一定会害怕，一定会哭泣。

但，爸爸又舍不得将她从睡梦中叫醒。

爸爸会用因劳动而变得粗糙的手，轻轻抚摸着她细嫩而温暖的面颊，然后叹息一声，拿着工具，轻轻将门关上，在朦胧的曙色中，一边在心里惦着女儿，一边与很多人一起，走向工地。

晚上收工，常常已是月光洒满芦荡时。

在这整整一天的时间里，葵花只能独自走动。

她去鱼塘边看鱼，去食堂看炊事员烧饭，从这一排房子走到另一排房子。

大部分的门都锁着，偶尔有几扇门开着——或许是有人生病了，或许是有人干活的地点就在干校的院子里。

那时，她就会走到门口，朝里张望着。

也许，屋里会有一个无力却又亲切的声音招呼她：“葵花，进来吧。

”葵花站在门口，摇摇头。

站了一阵，她又走向另外的地方。

有人看到，葵花常常在与一朵金黄的野菊花说话，在与一只落在树上的乌鸦说话，在与叶子上几只美丽的瓢虫说话……晚上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当爸爸终于与她会合时，爸爸的心里会感到酸溜溜的。

<<大麦地>>

一起吃完晚饭后，爸爸又常常不得不将她一人撇在屋子里——他要去开会，总是开会。

葵花搞不明白，这些大人白天都累了一天了，晚上为什么还要开会。

如果不去开会，爸爸就会与她睡在一起，让她枕在他的胳膊上，给她讲故事。

那时，屋子外面，要么是寂静无声，要么就是芦苇被风所吹，沙沙作响。

离开爸爸，已经一天了，她会情不自禁地往爸爸身上贴去。

爸爸就会不时地用力搂抱一下她，这使她感到十分的惬意。

熄了灯，父女俩说着话，这是一天里最温馨美好的时光。

然而，过不一会儿，疲倦就会沉重地袭来，爸爸含糊了几句，终于不敌疲倦，打着呼噜睡着了，而那时的葵花，还在等着爸爸将故事讲下去。

她是一个乖巧的女孩。

她不生爸爸的气，就那样骨碌着眼睛，安静地枕在爸爸的胳膊上，闻着他身上的汗味，等着瞌睡虫向她飞来。

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，她会伸出小手，在爸爸胡子拉碴的脸上轻轻抚摸着。

远处，隐隐约约地有狗叫，似乎是从大河对岸的大麦地传来的，又像是从远处的油麻地或是更远处的稻香渡传来的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流淌着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葵花最喜欢的一个去处就是大河边。

一天的时间里，她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对大麦地村的眺望上。

大麦地是一个很大的村庄，四周也是芦苇。

炊烟、牛鸣狗叫、欢乐的号子声……所有这一切，对小姑娘葵花而言，都有不可抵挡的魅力，尤其是孩子们的身影与他们的欢笑声，更使她着迷。

这是一个欢乐的、没有孤独与寂寞的世界。

大河，一条不见头尾的大河。

流水不知从哪里流过来，也不知流向哪里去。

昼夜流淌，水清得发蓝。

两岸都是芦苇，它们护送着流水，由西向东，一路流去。

流水的哗哗声与芦苇的沙沙声，仿佛是情意绵绵的絮语。

流水在芦苇间流动着，一副耳鬓厮磨的样子。

但最终还是流走了——前面的流走了，后面的又流来了，没完没了。

芦苇被流水摇动着，颤抖的叶子，仿佛被水调皮地胳肢了。

天天、月月、年年，水与芦苇就这样互不厌烦地嬉闹着。

葵花很喜欢这条大河。

她望着它，看它的流动，看它的波纹与浪花，看它将几只野鸭或是几片树叶带走，看大小不一的船在它的胸膛上驶过，看中午的阳光将它染成金色，看傍晚的夕阳将它染成胭脂色，看无穷多的雨点落在它上面，溅起点点银色的水花，看鱼从它的绿波中跃起，在蓝色的天空，画出一道优美的弧，然后跌落下去……河那边是大麦地。

葵花坐在大河边的一棵老榆树下，静静地眺望着。

过路的船上，有人看到那么一条长长的岸上，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，心里就会觉得天太大了，地太大了，太大的天与太大的地之间太空了……葵花走到了大河边。

大麦地像一艘巨大的船，停泊在对岸的芦苇丛里。

她看到了高高的草垛，它们像小山，东一座西一座。

她看到了楝树。

楝树正在开放着淡蓝色的小花。

她看不清花，只能看见一团团的淡蓝色，它们像云轻轻笼罩在树冠上。

她看见了炊烟，乳白色的炊烟，东一家西一家的炊烟，或浓或淡，飘入天空，渐渐汇合在了一起，在芦苇上空飘动着。

狗在村巷里跑着。

<<大麦地>>

一只公鸡飞到了桑树上，打着鸣。

到处是孩子们咯咯的笑声。

葵花想见到大麦地。

老榆树上拴着一条小船。

葵花一到河边时，就已经看到它。

它在水面上轻轻晃动着，仿佛是要让葵花注意到它。

葵花的眼睛不再看大河与大麦地，只看船。

心中长出一个念头，就像潮湿的土地上长出一根小草。

小草在春风里摇摆着，一个劲地在长，在长。

一个念头占满了葵花的心：我要上船，我要去大麦地！

她不敢，可又那么的渴望。

她回头看了看被远远抛在身后的干校，然后紧张地但又很兴奋地向小船靠拢过去。

没有码头，只有陡峭但也不算特别陡峭的堤坡。

她不知道是面朝大河还是面朝堤坡滑溜到水边。

踌躇了一阵，最后选择了面朝堤坡。

她用双手抓住岸上的草，试探着将双脚蹬到坡上。

坡上也长着草，她想：我可以抓着草，一点儿一点儿地滑溜到水边。

她的动作很慢，但还算顺利，不一会儿，她的脑袋就低于河岸了。

有船从河面上行过，船上的人见到这番情景，有点儿担忧。

但只是远远地望着，一边在心里担忧着，一边任由船随风漂去。

她慢慢滑溜到堤坡中间地方，这时，她已浑身是汗。

流水哗哗，就在脚下。

她害怕了，一双小手死死揪住堤坡上的草。

一只帆船行过来，掌舵的人看到一个孩子像一只壁虎一般贴在堤坡上，不禁大声地喊道：“谁家的孩子？”又想，别惊动了她，就不敢喊第二声了，心悬悬地看着，直到看不见这个孩子，心还是悬悬的。

大河那边，一条水牛在哞哞地叫，像城里工厂拉响的汽笛。

就在此时，葵花脚下的浮土松动了，她急速向下滑动着。

她用手不停地抓着草，但那些草都是长在浮土里的，被她连根拔了起来。

她闭起双眼，心里充满恐惧。

但她很快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堤坡上停住了——她的脚踩到了一棵长在堤坡上的矮树。

她趴在堤坡上半天不敢动弹。

脚下的水流声，明显地变大了。

她仰头看了看岸，岸已高高在上。

她不知道是爬上去还是继续滑下去。

她只想看到这时岸上出现一个人，最好是爸爸。

她将脸伏在草丛中，一动也不动。

她在心里想着爸爸。

太阳升高了，她觉得后背上暖烘烘的。

轻风沿着堤坡的斜面刮过来，在她的耳边响着，像轻轻的流水声。

她开始唱歌。

这首歌不是她从城里带来的，而是她向大河那边的女孩们学得的。

那天，她坐在岸上，就听见对面芦苇丛里有女孩儿在唱歌。

她觉得那歌很好听。

她想看到她们，但却看不到——她们被芦苇挡着。

偶尔，她会看到她们的身影在芦苇之间的空隙间闪动一下。

一闪而过，红色的，或是绿色的衣服。

<<大麦地>>

她们好像在剥芦苇叶。

不一会儿，她就将这首歌记住了。

她在这边，她们在那边。

她与她们一起唱着。

她又唱起来，声音颤颤抖抖的： 粽子香， 香厨房。

艾叶香， 香满堂。

桃枝插在大门上， 出门一望麦儿黄。

这儿端阳， 那儿端阳…… 声音很小，都被潮湿的泥土吸走了。

……

<<大麦地>>

编辑推荐

《曹文轩美文朗读丛书—大麦地》介绍了：无数的人问我：“空间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喜欢阅读？”我答道：“朗读——通过朗读，将孩子从声音世界渡到文字世界” 作者亲选全集作品精华，并增加十余篇是最新作品。

作者首套配音朗读、彩色手绘作品。

突出生命、情感、成长、情趣、哲思、崇德、尚美、精神等主题。

朗读是一种高雅的姿态，朗读是一种神圣的仪式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